

大西螺地區閩、客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

吳中杰

一、研究目的

大西螺地區包含西螺鎮、二崙鄉、崙背鄉三個行政區，可說是雲林縣居民來源和語言使用最複雜的所在，至少有泉州福佬人、漳州福佬人、漳州詔安客家人、漳州及潮州福佬客、日治二次移民客家人等。本地區的語言與族群研究工作必須面對的課題是釐清詔安客、二次移民與福佬客三者之關係，才能清楚界定出研究對象為何。從語言上來說，三者應該會有可劃出的界線，因為福佬客已經說福佬話，而日治以降才從桃竹苗搬來的二次移民，通常會有自己的聚居點，形成四縣或海陸的方言島。會說詔安話的詔安客，只佔了二崙、崙背兩鄉的各一部份；其他如西螺鎮全境，以及二崙、崙背兩鄉的其他部分，都有許多祖籍詔安，而不會說詔安話的福佬客，該區域甚至還有饒平、永定等客家後裔，因此要透過大範圍訪查，將本區詔安客、福佬客的分界定出來，才能使我們日後的研究工作順利進行。

其實，在雲嘉南平原上，有著為數不少已經不會說客語的客家後裔，雲林斗六在清末的方志裡¹，就出現過關於福佬客現象的記載：「籍本粵東，俗尚互異，因與土著雜處既久，言語起居多效漳人」。可見該地客家的語言流失現象，最遲在清末就很顯著了。林衡道(1963)討論了雲林斗六大潭及彰化員林的案例，並稱呼他們為「福佬客」；此後便開啓了福佬客研究的大門。廖丑(1998a,b)收集許多西螺福佬客的傳說，後繼者如李佳穎(2006)，一定程度上未曾脫離廖丑的敘述範圍。雲嘉之交則有邱彥貴(1998,1999,2005)使此處之地域組織五十三庄現形，並討論了隱性客屬之原籍和分布。

¹倪贊元，1959（1894），《雲林縣采訪冊》。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臺灣文獻叢刊第37種。

社會語言學界過去有黃宣範(1993)、Yang(1995)嘗試用問卷計量的方式，比較了彰化員林的福佬客、和雲林西螺的詔安客不同世代的語言使用比例，從而判定出彰化客語消失年代，以及詔安話何時由跟福佬話並行不悖，到轉趨劣勢。此一方法可以用來處理詔安話這樣目前還有人群在使用的語言，但若某地客家話已經消失了好幾個世代，現存的從年輕到最年長的人都無人會說，則問卷計量也不能推算其語言消亡之時間點。

本研究與以往方言學研究目標之不同在於：傳統的方言調查，是找出目標區域裡最好的語言使用者來擔任發音人，可謂是以其個人語言當代表，來概括整個區域內人群的語言。本研究不是尋找最好的語言使用者，而是想了解大西螺地區各聚落的詔安客，語言能力究竟如何。若完全不會客語，那麼就算是福佬客了，而非詔安客。即使源自同一個宗族，在語言與族群上仍然要做不同的看待。此前鄭錦全、蔡素娟等(2007)在崙背鄉全境的研究，係以「戶」為單位，濃縮每戶語言情形為一個「點」，再把點以不同顏色或形狀定位在地圖上，藉此看出地理分布之態勢。這麼做的好處是對於共時的語言分佈現況，可以得到一目瞭然的概括。

而本研究以每十歲做為一個階段的「年齡層」為單位，探討各聚落內，不同年齡的客語使用能力，逐層以「塊狀圖」表現在地圖上。最後用不同顏色，將所有年齡組塊狀圖疊置在同一份地圖中，可以清楚表現世代差異，以及此方言島逐漸縮小之情形。完全沒有任何人會說詔安話的聚落，則以綠色表示。如此，詔安客跟周圍福佬話區的界線，大致能夠完整呈現。再配合戶政及電話簿等資料，則可找出周圍福佬話區中之福佬客。最後即能定出大西螺區詔安客及福佬客之界線。由於考慮了年齡因素，使得此一共時平面的調查，呈現出歷時研究的立體性，納入 91-100 歲的年齡組，至少可以從現在回溯將近一百年，並且可以展現這近百年的語言使用人數及能力之變化。

二、研究步驟及結果

關於我們進行大西螺地區詔安客家與福佬客界線調查的工作流程，說明如下：

- 1.將二崙、崙背兩鄉所有可能還有人講詔安客話的聚落列出。
- 2.每個聚落內，把所有的人按年齡分成 10 個組。從 0~10 歲起成 1 組，一直到 91 歲以上成 1 組，每組年紀差在 10 歲以下。
- 3.每個聚落（指自然村，非行政村里）內，每個年齡組，抽樣訪談 1/10 的居民，觀察其詔安客語能力，加以分級，是①完全不會？②會聽一點點？③還是會聽不會說？④或能說一些，但深的就不會？⑤說的很好，但不常說？⑥說的很好，平時也常說？
- 4.若是小聚落，同一年齡組內成員低於 10 人，則全數訪問。
- 5.若是大聚落，同一年齡組內成員經 1/10 抽樣後，仍然高於 10 人，則先在聚落內詢問村里鄰長，概括判斷會說跟不會說的年齡斷層在哪一組，例如 51-60 歲組，優先訪問之。
- 6.最終成果應該可以區分出：Ⓐ同一年齡組都不會說，Ⓑ同一組內有的會，有的不會，Ⓒ同一組內完全都不會說。如此可得知各庄頭中之語言斷層線何在。
- 7.如果確定了優先訪問組處在Ⓑ階段，則往上及往下一組訪問，若仍是Ⓑ階段，那就再往上及下一組，直到Ⓐ及Ⓒ階段的年齡組出現為止。
- 8.先請 3 位訪員，互相訪問對方所住之庄頭，操作並熟悉整個工作流程。看看互訪之結果，3 位交叉評論所得成果，是否合乎住在那個聚落的訪員的經驗和觀感。

9.試驗互訪後，先從小聚落做起，二崙和崙背街面因為混雜太多外來人口，暫不計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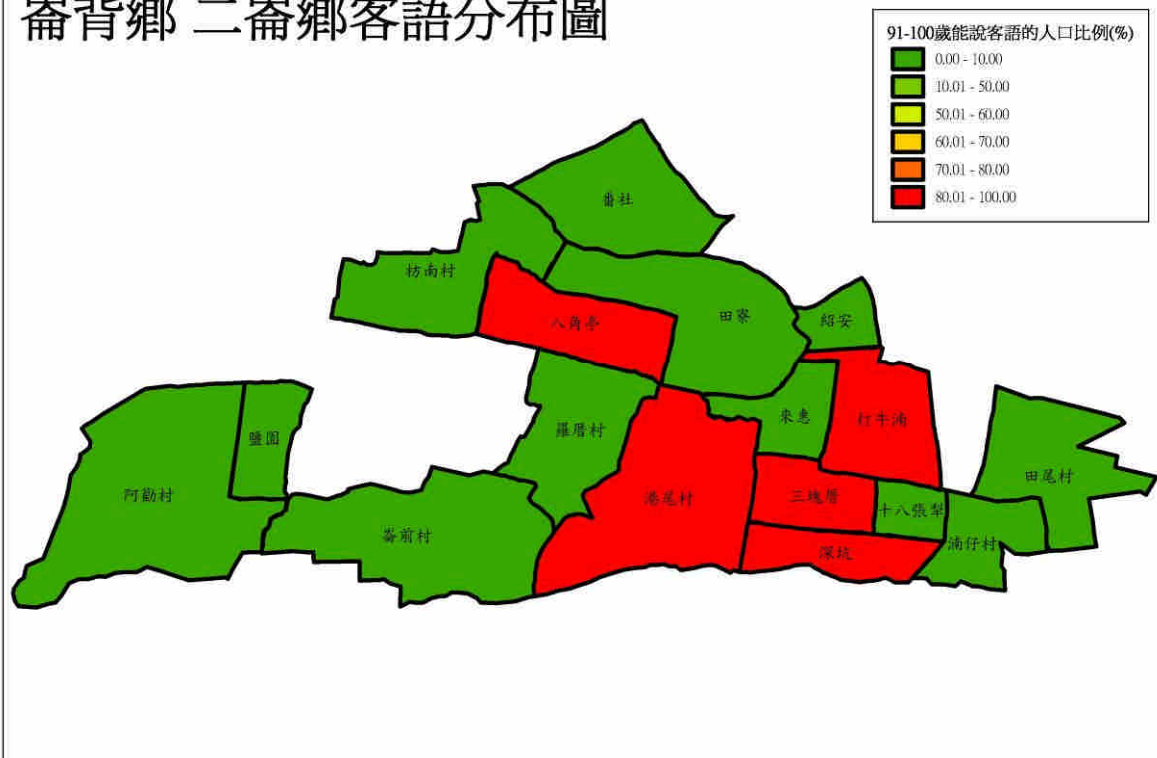
10.二崙、崙背鄉境完成以後，才擴及西螺。區辨哪些村莊是道地福佬人？哪些是不會詔安話之福佬客？哪些是閩客混居聚落？是否還有少數人會講詔安客話？

11.對於號稱「會講」的人，必須透過訪問小心驗證。能流利自由交談 10 分鐘以上者才算⑤、⑥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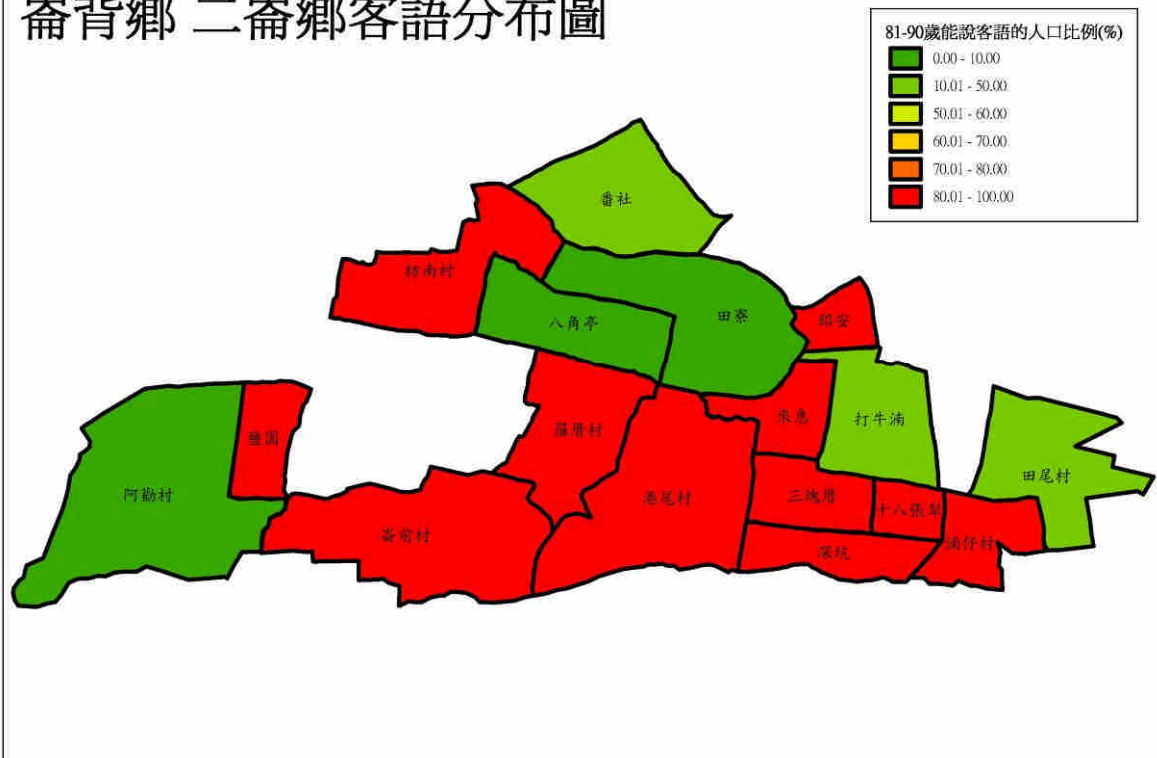
12.建立受訪者基本資料庫，包含了姓名（發表時匿名），出生年份（以便掌握精確之實際年齡），性別、所住聚落、語言能力等項目。

本研究之專案訪查員計李幸妃、李昔皇及李玟瑤共三名，自 2007 年 6 月中旬開始，以訪員有空之時間進行之。主要是 2007 及 2008 年之暑假。成果彙整後，先以各聚落不同年齡層的客語聽說能力各級別之人數，做成表格如附錄所示。然後按照十個年齡層，逐一把各聚落同一個年齡層的數據，彙整到同一張地圖上，用不同顏色標示出來。這樣各聚落之間的差異可以清楚掌握。
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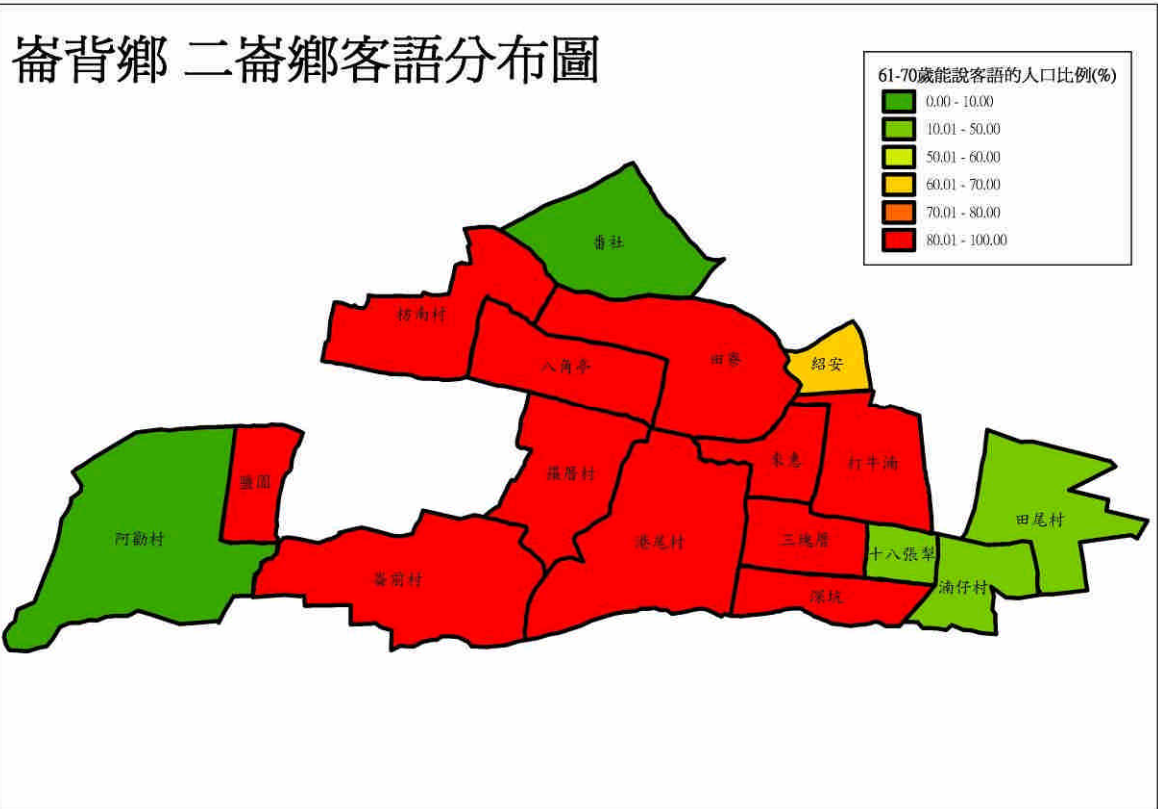

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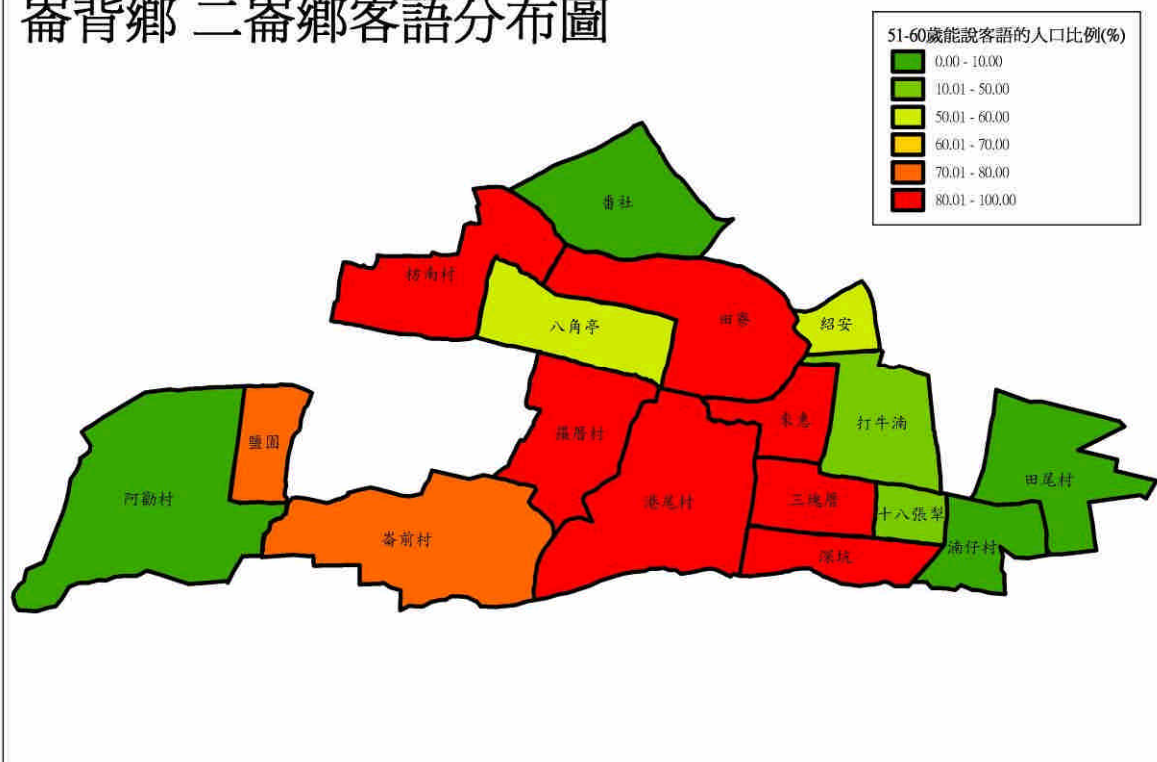
71-80歲能說客語的人口比例(%)

0.00 - 10.00
10.01 - 50.00
50.01 - 60.00
60.01 - 70.00
70.01 - 80.00
80.01 - 100.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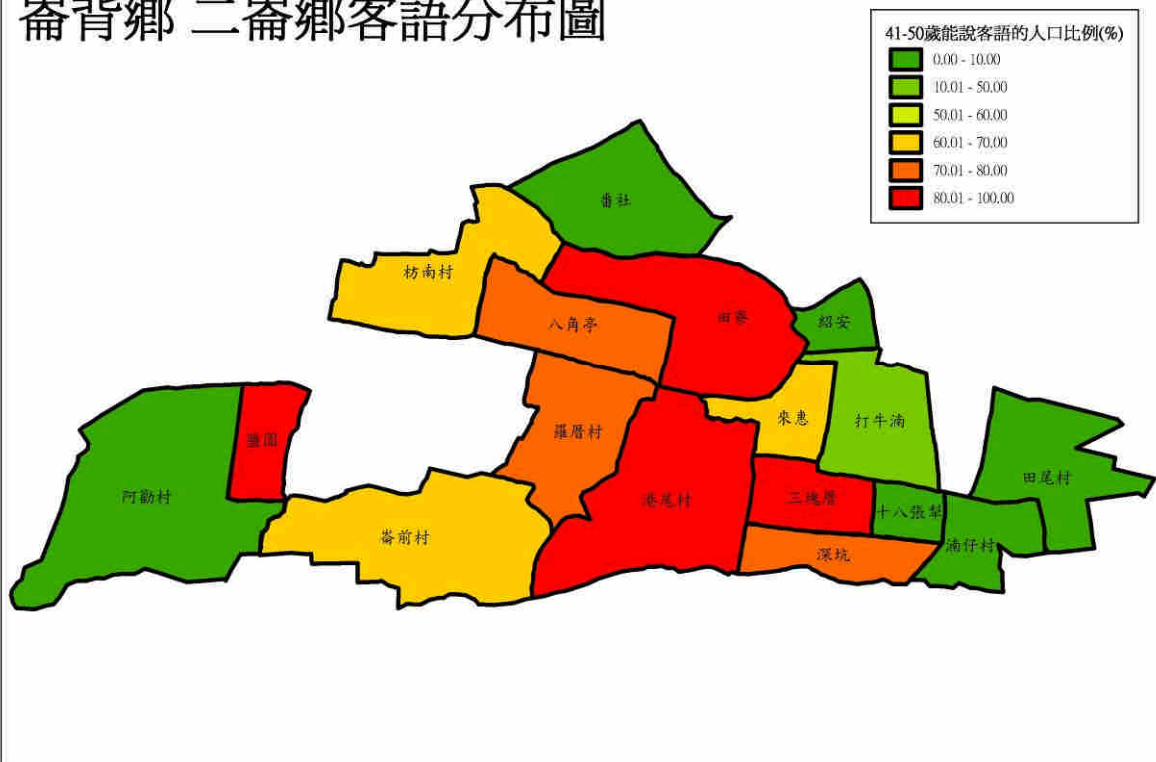
Map labels (from top to bottom, left to right): 番社, 楊南村, 八角亭, 田寮, 和安, 阿勤村, 鹽園, 羅厝村, 港尾村, 東港, 打牛湳, 田尾村, 崙前村, 三塊厝, 十八張犁, 深坑, 油仔村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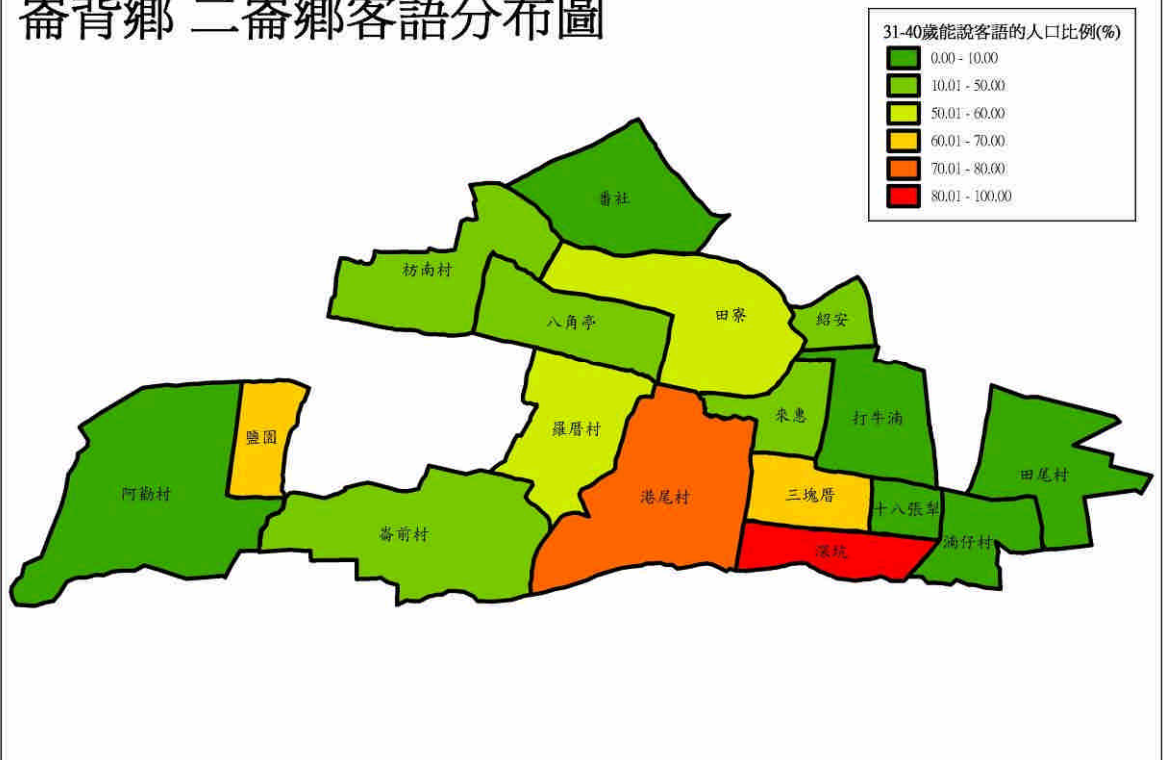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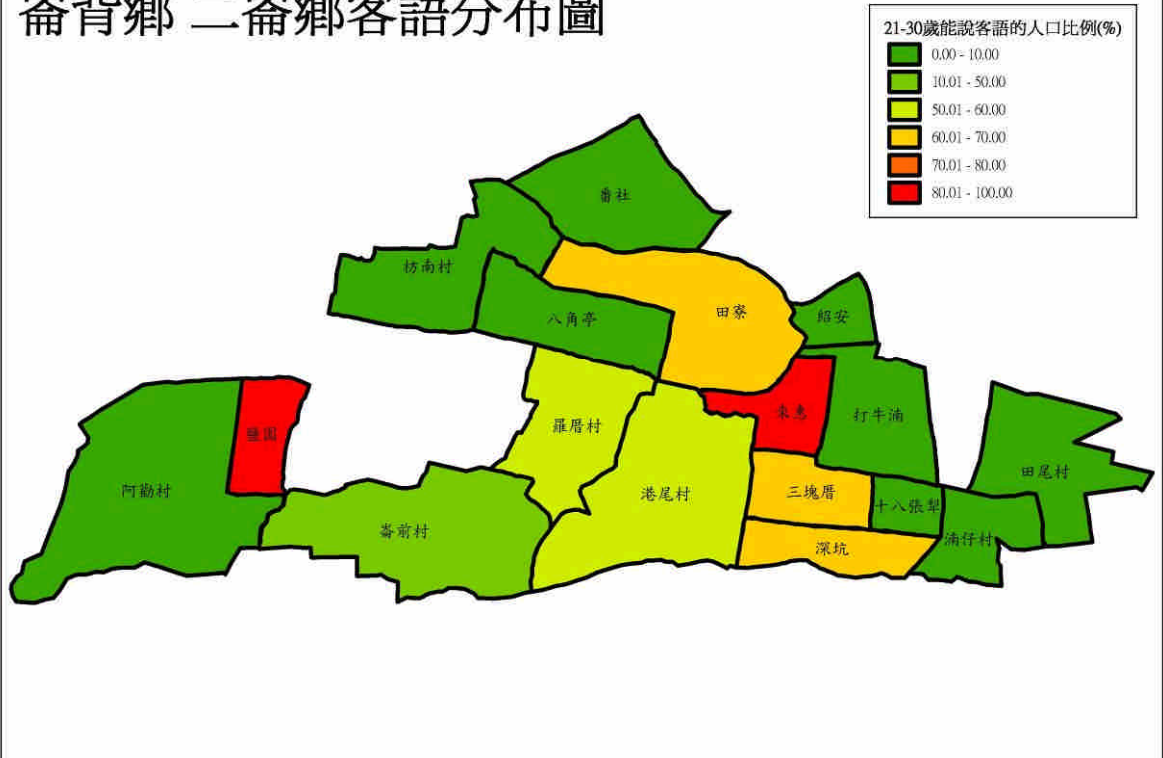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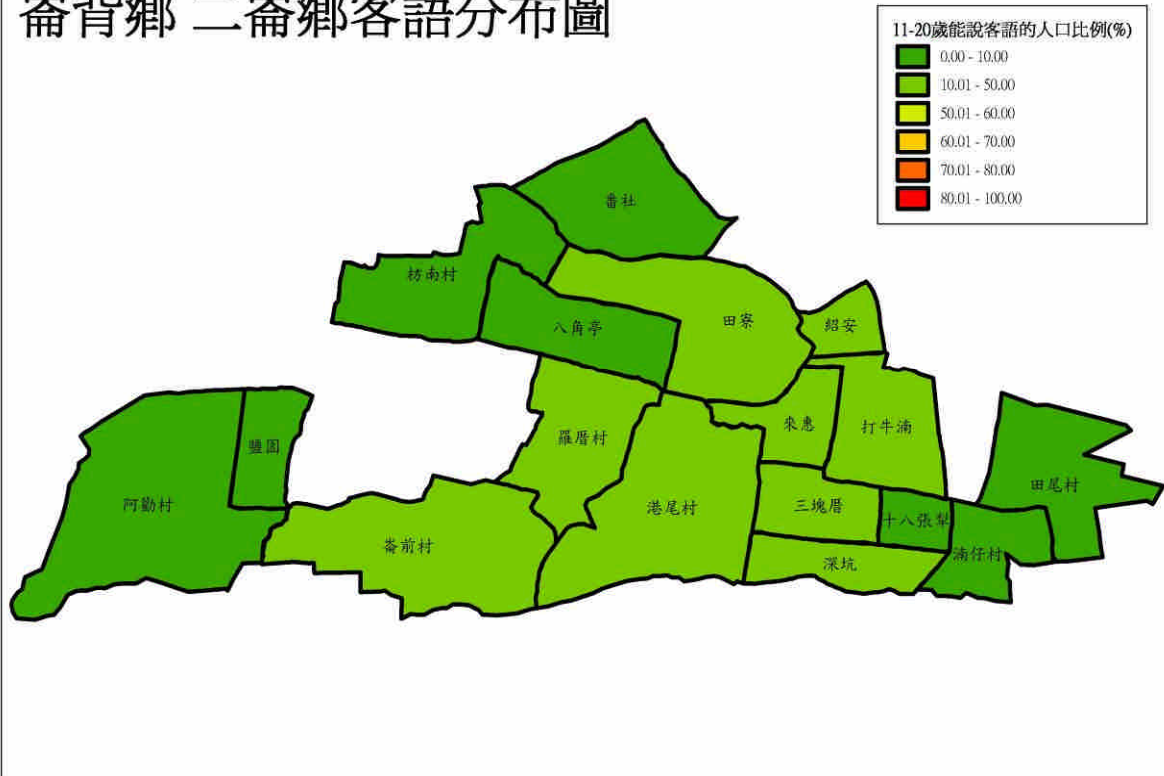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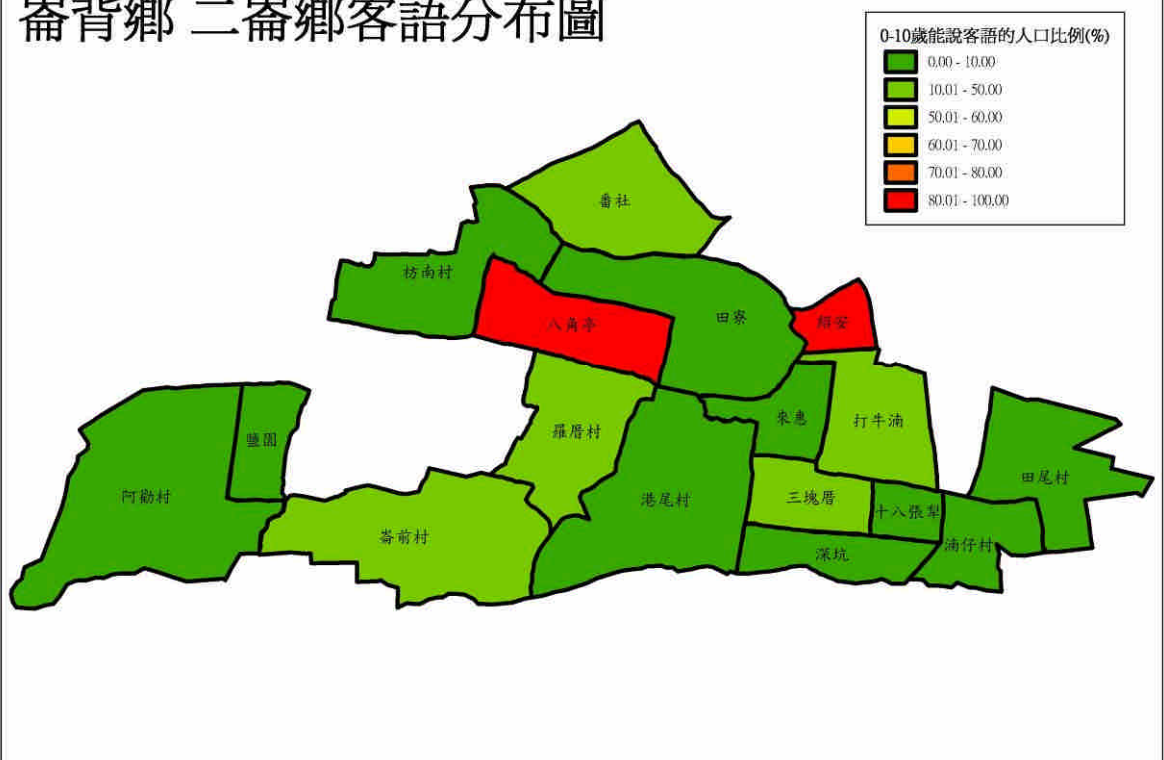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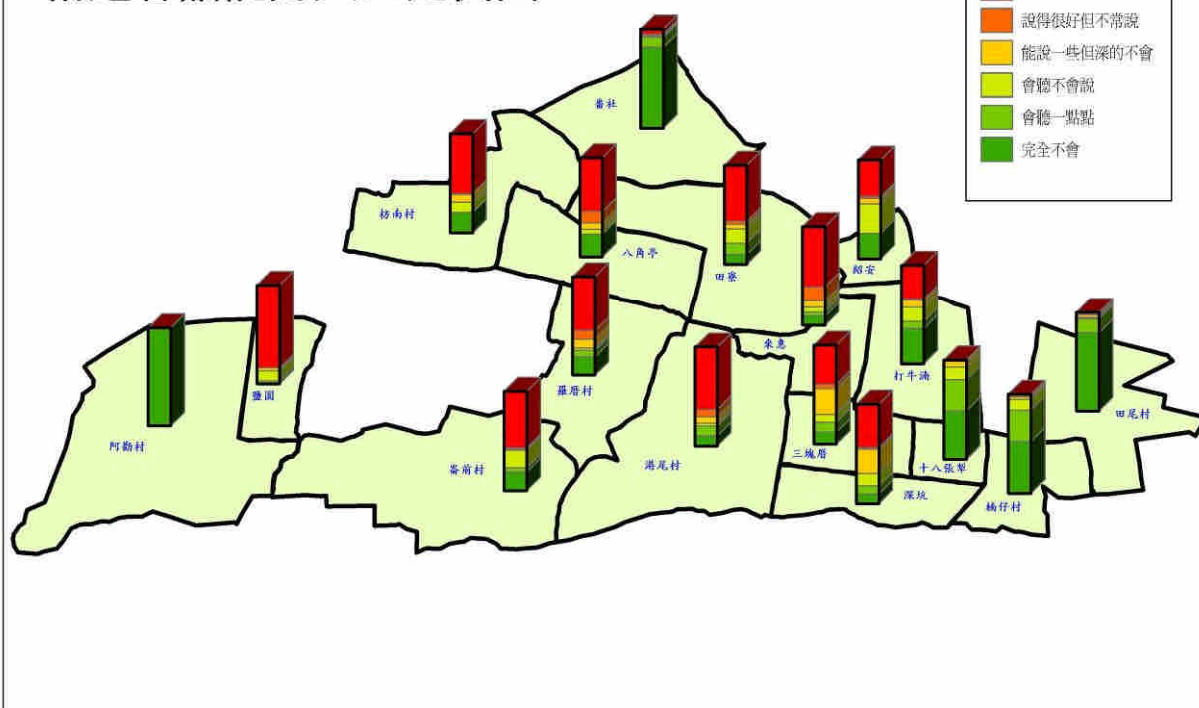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布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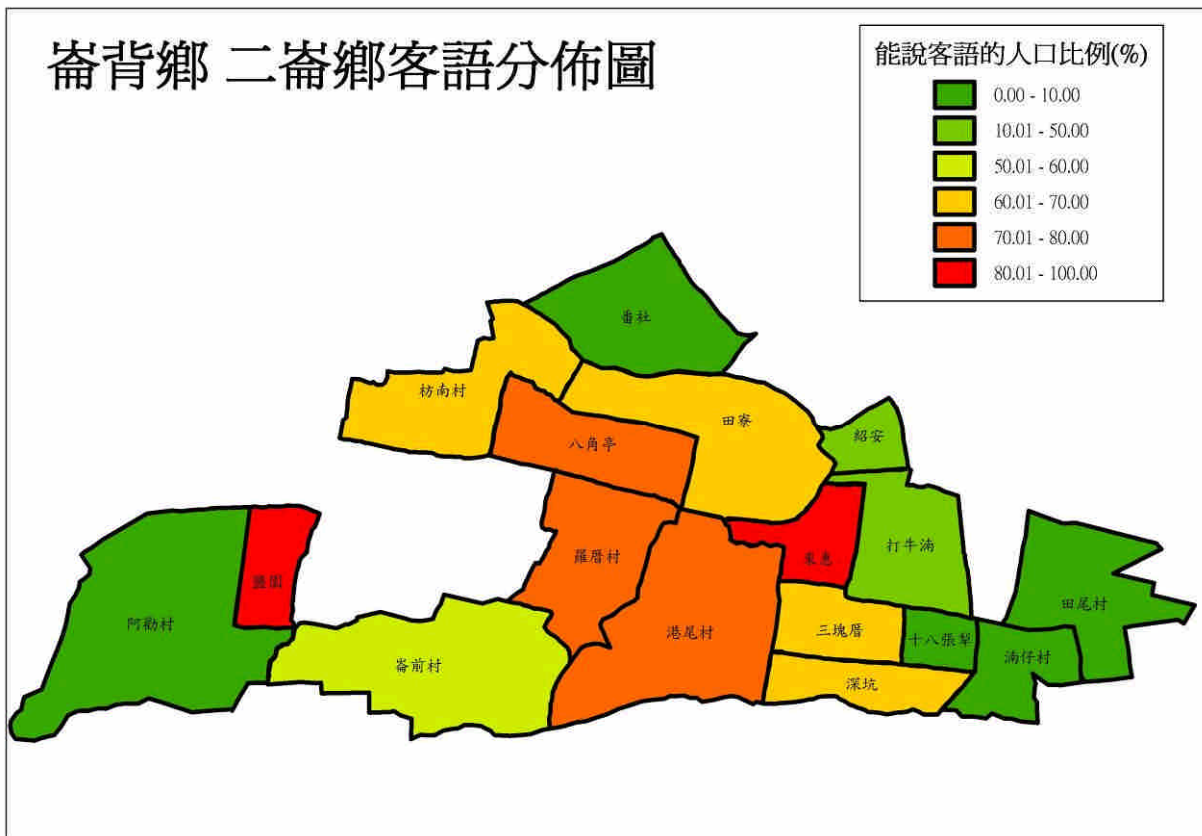
接著，把以上十個年齡分層的圖面疊加起來，可以得到各聚落客語能力總計

的柱狀圖，不同級別用不同顏色來表示；至於級別④【能說一些，但深的就不會？】、⑤【說的很好，但不常說？】、⑥【說的很好，平時也常說？】在各聚落內人數的總和，可視為使用客語的人數，我們也按照不同的百分比劃分顏色，呈現在同一張地圖上。

崙背鄉 二崙鄉
精通客語能力人口比例圖



崙背鄉 二崙鄉客語分佈圖



三、結果解讀及討論

對於以上這些地圖所展現的統計結果，我們嘗試解讀如下：詔安客語的基本地盤，是在二崙和崙背這二個街區之間的農村。91-100 歲的人口很少，有些聚落規模較小者，甚至 1 位也沒有，因此統計數字呈現極端情況：崙背街區四周的枋南、鹽園、崙前、羅厝以及二崙街區以西的紹安、來惠、田寮，在 41-90 歲之間，大抵都是 60%以上的能說客語者，在 91-100 歲時卻陡降為 0%，這並非表示上述聚落的人越老越不會說客語，而是因為這幾個村落已經抽樣不到 91-100 歲高齡的人了。同理，81-90 組的田寮、八角亭陡降為 0%，也是因為抽樣不到該年齡層的人了，並非表示越老越不會說客語。

61-80 歲較能真正反映本區域老年層的客語使用情況，畢竟不是人人都可活到 80 歲以上，因此 61-80 歲的取樣，不至於受到抽樣不到該年齡層的人之誤差所影響。我們由 61-70、71-80 的這二張圖，確立詔安客和不說客語者之界線。最西邊的阿勸，鄰近純說客語的鹽園(詔安話稱為 fan11 t^hep5 ni53)，二者都屬於行政上之阿勸村，但阿勸本庄 0-100 歲都不說客語。它屬於崙背鄉西部的偏泉腔地區，和麥寮、褒忠連成一氣，主要家族為安溪張氏，因此阿勸和鹽園之間，便是詔安客語區的西界。

番社屬於行政上之大同村，71-90 歲說客語者已經低於 50%，11-70 歲更在 10%以下。十個年齡層各做十抽一的取樣，總計該村僅有 4 戶能說詔安話，其他會說四縣客語者，乃日治時由北部搬來之二次移民，以莊姓為主。越過番社往北，油車和庄西村仍有二次移民客家話分布，卻沒有說詔安話者。番社以南的復興村，包含田寮、八角亭、湳底寮，41-80 歲說詔安話的比例概在 50%以上，因此油車和番社之間，便是詔安客語區的北界。

二崙街區以南的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在 81-90 歲還有 80%以上說詔安話的比例，71-80 歲組就陡降至 50%以下，其他多數村落同年齡組都還有 70%以上會

說。到了 41-50 歲組，三村更都降至 10%以下，其他多數村落同年齡組都還有 60%以上會說。可見這三村客語消失速度較快，地理上屬於二崙鄉的東南角，過此便進入西螺鎮境內；而西螺只有鄰近二崙街區的吳厝里的張廖姓，少數還能在家使用詔安話，其餘各里都已經不說。所以吳厝、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，構成了詔安客語區的東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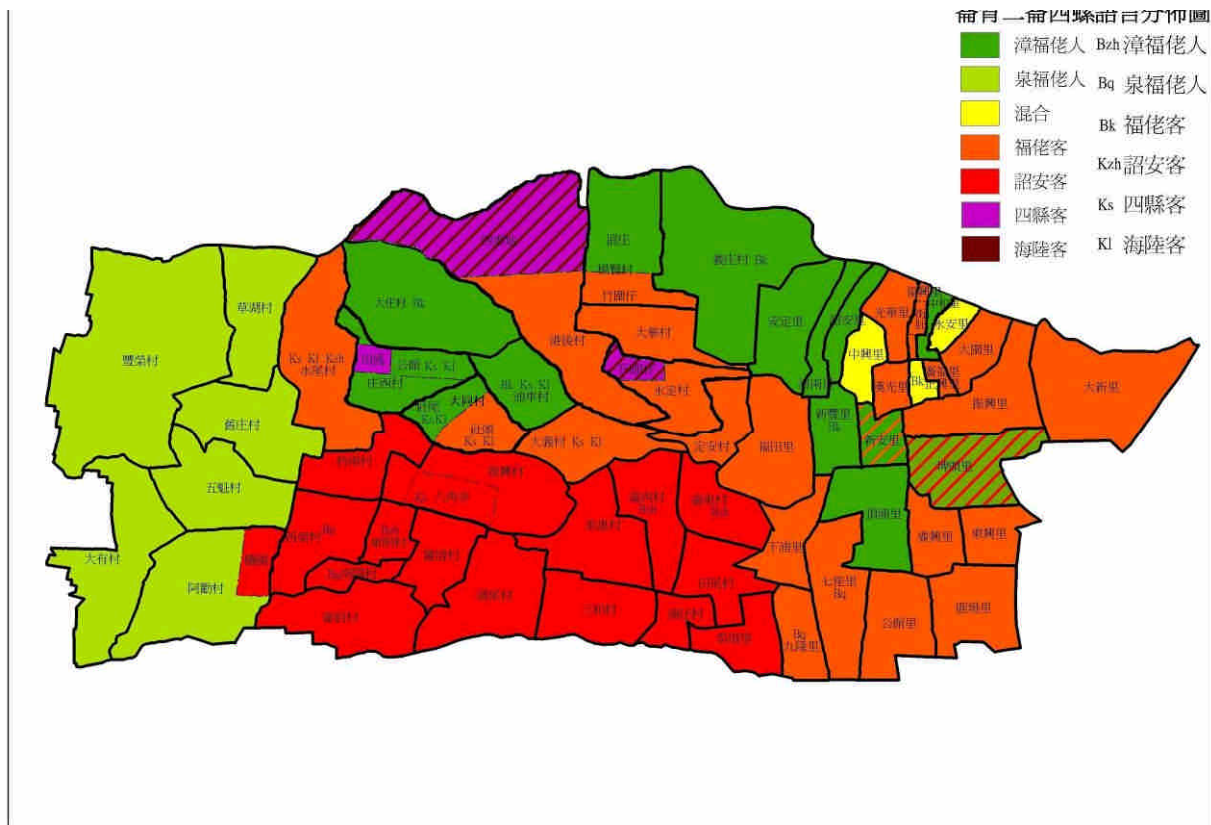
西螺、二崙、崙背隔著新虎尾溪，依序和虎尾、土庫、褒忠相望。虎尾屬於日治糖業興盛以後的晚近移民區域，使用偏漳腔。根據實地調查，土庫北邊的新莊里口語稱為南新庄，以龍溪籍福佬人張氏家族為主，他們原先住在港尾，跟廖姓為鄰，但不說詔安話；新虎尾溪改道後，張厝歸於南岸的土庫鎮轄，但仍認同自己是西螺七崁的第五崁港尾庄的一部份，因此仍向大西螺廖氏總宗祠—崇遠堂捐獻。廖丑(1998a:537)是以誤認他們是改姓張的廖氏後裔。詔安廖氏在南新庄只有 4 戶，且不說詔安話。南新庄還有日治時由觀音鄉新坡搬來之二次客家移民，以饒平許姓為主。土庫說的是漳泉混合腔。褒忠則是安溪腔。所以新虎尾溪以南沒有詔安話分布，該溪北岸的深坑仔、港尾、崙前，41 歲以上各組，都還能保持 60%以上之說客語比例，可見新虎尾溪就是詔安客語區的南界。

51-60 歲組較顯著的變化出現在紹安(村名即如此，並非錯字)和打牛湳，位於二崙街區以西，其南邊和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連接。當其他多數村落同年齡組都還有 70%以上會說，紹安和打牛湳已經在 60%以下。41-50 歲組其他多數村落同年齡組都還有 60%以上會說，紹安和打牛湳已經在 50%以下。若說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是語言變化最快的區域，那麼紹安和打牛湳可說是第二快的區域。這二塊都環繞著二崙街區；雖然街區外來人口多，搬出和遷入的人口活動頻繁，不易以本文的訪問方式統計，但靠近二崙街區的鄉村，客語消失速度比鄰近崙背街區周邊的鄉村快，我們可以推論，崙背街區比二崙街區說詔安話的風氣更甚，而實際跟在地居民接觸的經驗也是如此。

61-70、71-80 的這二張圖，共計 12 個村落還有 60%以上會說詔安話，41-50

歲圖上共計 10 個村落還有 60%以上會說，短少的 2 個村落便是紹安和打牛湳。到了 31-40 歲組 60%以上只剩 4 個。11-20 歲組 60%以上為 0 個。0-10 歲有 2 個村落陡增到 80%以上，其他村落均在 10%以下，數字的極端落差，道理跟 91-100 歲高齡組類似；近年台灣的生育率下降，0-10 歲的人口很少，有些聚落規模較小者，甚至 1 位也沒有，每個村落樣本數都很少，如果這幾個樣本不說詔安話，數字就落在 10%以下，若恰好遇到會說的樣本，少數幾個人就把數字陡增到 80%以上。因此本研究對於 81 歲以上、10 歲以下年齡組的統計數字，僅當作參考之用，而不納入整體分析。剔除極端數字，我們認為 41-50 歲還算是緩降，到了 31-40 歲則是陡降，可說是客語能力的分水嶺。亦即 1970-80 年代出生的這一輩，是客語能力明顯減弱的世代。11-20 歲組再次陡降，沒有任何村落在 50%以上。這說明 40 歲以下說詔安話的前景堪虞。

21-30 歲有 5 個村落還有 60%以上會說，尤其來惠和鹽園，分處於崙背街區以東和以西，達到 80%以上。將 10 個年齡層客語使用人口數字加總，所得到的柱狀圖和平面圖都顯示：1.最外圍的阿勸、番社，本來就有許多非客家居民，客語總人口也就最少。2.最東邊的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是詔安客家庄，鄰近西螺鎮境，是語言變化最快的區域，客語總人口也很少。3.二崙街區以西的紹安和打牛湳可說是變化第二快的區域，客語總人口因為計入老年層的關係，明顯比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多。4.介於二崙和崙背街區之間的鄉村，以及環繞崙背街區的各聚落，客語總人口可達 50%以上。5.客語總人口達到 80%以上的是崙背街區以東的來惠、和以西之鹽園，它們有可能成為本區域最慢消失的詔安話聚落；21-30 歲組也以此二村落的客語比例最高。



除了在還能說詔安客語的聚落，進行統計調查以外，我們將西螺、二崙、崙背三個鄉鎮境內各聚落之主要家族都做了調查，不論是否說客語或是否為客家人。調查結果概分五類，在分佈圖上以不同顏色和字母呈現：

1. 泉州福佬人：圖面為淺綠色。分布在崙背鄉的西部，和麥寮鄉連成一氣，都是泉州福佬人，說偏泉腔的麥寮方言。麥寮以晉江許、蔡為大姓，崙背鄉豐榮村(貓兒干)也以蔡為大姓，其次是林姓，少數雷姓來自麥寮的雷厝，堂號馮翊。草湖村林姓原先由泉州搬到麥寮，因港口淤塞無以為生，受訪者(76歲)的祖父輩才從麥寮搬到草湖；而舊庄村的林姓，又是從草湖分支過去的，所以崙背鄉的西部，不論地理位置、居民組成、移民史關係、使用語言，都跟麥寮密不可分。西南邊阿勸村之阿勸本庄主要家族為安溪張氏，隔著新虎尾溪，和褒忠相望。褒忠則是安溪腔。崙背鄉東部及西螺、二崙全境，罕見泉州福佬人蹤影，所以本區域的漳泉祖籍和語言界線分明。
2. 漳州福佬人：圖面為深綠色。有二個較密集的区域；第一密集區在二崙鄉北部和西螺鎮的西北部及中部，居民和濁水溪北岸的大城鄉、溪州鄉關係密切，主要家族為楊賢村頂庄的詔安楊氏、義庄村的南靖廖氏、河南、安定、詔安

等里的詔安程氏、新豐、埤頭、頂湳等里的詔安林氏等。楊氏爲楊賢村得名的由來，在地文史工作者楊永雄推測楊氏來自詔安近海閩語區的懸鐘村，該地爲楊氏聚落，且村名的“懸”跟二崙鄉楊賢村的“賢”同讀爲 *hen24*，因此他認爲“楊賢”所指就是“楊懸”。義庄村的南靖廖氏屬於“單廖”，跟大西螺地區普遍見到的“雙廖”是不同的。“單廖”族譜記載來自南靖下航社，我們在南靖縣實地調查時，找到廖氏聚居的霞豐，其發音 *ha-33 hoq44*，正和下航近似。該地屬於奎洋鎮境內，爲閩語區。“單廖”生時姓廖、死時祖牌和墓碑也姓廖。而“雙廖”來自詔安官陂，當地爲客語區；生時姓廖、死時祖牌和墓碑則姓張，是爲“生廖死張”，西螺人戲稱“姓廖 e 永遠攏袂死”。因此義庄村的南靖廖氏，跟大西螺地區多數的詔安廖氏無關；“單廖”是從濁水溪北岸的大城鄉搬來的，向來說閩南語。“雙廖”直接來自詔安官陂，如今在大西螺地區部份說閩南語，成爲福佬客，部分還保持說客語。聚居在埔心街區一帶的程氏，以其家族堂號--河南、安定，及其祖籍地—詔安，命名了附近的村里，可知其聚集的程度。程氏出於詔安太平後門山，雖然太平鎮已經有說客語的居民，但後門山一向爲閩語聚落。而新豐里的林氏來自詔安縣五都田埔鄉，位置應該在東山島上，爲閩語區。埤頭、頂湳等里的林氏來自詔安縣德港鄉，如今詔安海岸線上有竹港，爲閩語區。詔安閩語“德、竹”同音 *tek32*，德港應即竹港。所以大西螺地區漳州福佬人也不少，過了崙背鄉草湖村往東走，從水尾村開始到二崙鄉、西螺鎮的全境，客語人口不計，閩南語口音都是偏漳腔。如前針對主要家族的逐一討論，第一密集區之漳州福佬人多數仍來自詔安縣，竟然和大西螺地區內的清代客家移民來自漳州府同一縣份。

第二密集區分布在二崙鄉的西北部，主要是油車、大庄、庄西村、大同村社尾。主要家族爲詔安程、沈氏。程氏屬於福佬，理由已如前述。沈氏爲詔安縣城內的主要家族，有“沈半縣”之稱，由於詔安縣城南詔鎮爲閩語區，我們將本區域的沈氏視爲漳州福佬人。然而油車的秀篆李氏、大庄的官陂鍾氏爲詔安客家。

亦即第二密集區應為詔安閩、客混合區。尚有油車劉姓為大埔籍客家。其實根據我們實地調查，崙背鄉東部及西螺、二崙、荖桐、斗六、斗南，這些漳州移民區內，詔安都是最主要之祖籍地。於是我們應該要了解，二崙和崙背這二個街區之間，以鍾、廖、李為主要姓氏的詔安客家聚落，只是這個詔安移民優勢區大背景的一部份。崙背鄉東部及西螺、二崙，本文會詳細敘述。而荖桐、斗六、斗南的主要詔安籍家族，諸如荖桐街區林氏(詔安四都西張鄉)、斗六梅林里林氏(詔安三都)、石榴班張氏、斗南五間厝張氏，大東、泰興、舊社的南詔沈氏等。從四都、南詔這些小地名來看，荖桐、斗六、斗南的詔安籍家族，絕大多數是漳州福佬人。只有斗六的廖部仔是詔安客廖姓的小聚落，是目前所知罕見的例外。

3. 漳州客家人：圖面為紅色。在二崙、崙背兩鄉的南部，傳統上包括此二鄉鎮的鄉治街區。若扣除晚近永昌街夜市和麥寮工業區所帶來之外來人口，崙背街區原以詔安官陂廖氏、秀篆李氏客家為主。根據二崙街區主要廟宇興國宮在大正年間所立碑文記載，當時街區 95%的居民都是詔安官陂廖氏。如前所描述的邊界所示，西起阿勸和鹽園之間、南抵新虎尾溪、北至油車和番社之間、東達吳厝、田尾、湳仔、十八張犁，這就是現存的漳州詔安客家話區。區內主要家族為詔安官陂廖氏、鍾氏，秀篆李氏。小家族如黃、呂亦來自秀篆。崙前邱氏為饒平客屬、來惠劉氏為大埔客屬，也講詔安話。來惠林氏原籍龍溪，為福佬人，自嘉義新港被來惠村廖氏招贅，三代以來跟著廖氏說客語，可說是客福佬。

雖然二崙、崙背之漳州客家有詔安官陂、秀篆的不同來源，二地原本也有方言差，在本區域內以官陂口音佔優勢。例如詔安官陂“你”說 hen53、秀篆說 qi55，但在本區域內之秀篆李氏，“你”仍說 hen53。試比較宜蘭市南橋里的秀篆李氏、壯圍鄉姓游仔底的秀篆游氏，都認為“你”應該說 qi55 或 gi53，這才符合福建詔安秀篆的講法。又如陰平本調值，官陂和二崙、崙背同讀低平 11，包含本區域之秀篆李氏在內。福建秀篆和桃園八德、宜蘭壯圍同讀低升 12，

因此二崙、崙背漳州客家話區，業已經歷內部的語言整合了。廖偉成(2009，pc)認為，本區域陰平還讀低升 12 的，僅殘存於老輩的 4 個詞項中：a11 moi12(嬰兒)、u-55 ɟia12(唱喏、祭拜)、lia12(這裡)、kai12(那裡)。

4. 漳州及潮州福佬客：圖面為橘色。分布於二崙鄉中部、西螺街區及東北部、南部。這些地方不說詔安客語、都說偏漳腔閩南語，但居民來歷仍以漳州客家為主，因此稱為福佬客區域。二崙鄉中部的港後村荷苞嶼、偏北楊賢村的竹圍仔、定安村頂茄塘等聚落，以及西螺東北部的大新、振興、大園里，西螺南部的頂湳、廣興、東興、鹿場、七座、九隆里，都以詔安官陂廖氏為主。西螺諺語說：“廣興以南全客儂”、“西螺了（廖）一半”，都具體反映這種分布態勢。詔安官陂鍾姓則在二崙鄉中部永定、大義等村。秀篆李氏在二崙鄉中部永定、大義、港後、大華、定安、大同(社頭)等村，及崙背鄉楊賢、西螺街區光華里。西螺街區除了中和里平和李氏是漳州福佬人外，漳州福佬客仍居多數，例如南靖魏、詹、莊氏。魏、詹氏分別來自南靖縣梅林鄉之下坂、雙坑，至今仍為客語區。莊氏經營西螺著名的產業—丸莊醬油，來自南靖奎洋，係明末自廣東純客家住縣—大埔縣神前鄉獅子口(今屬茶陽鎮)搬入者。莊英章(1998)根據親身調查，認為南靖奎洋莊氏宗族對外說閩語，也說客家語。

除了漳州福佬客，西螺也有部份潮州府移民。中和里林氏來自潮州府海陽縣天衡鄉，屬於今之潮安縣，應為潮州福佬。而中和里詹氏、正興里林氏來自饒平縣，考慮卓蘭及竹塘詹氏、台中東勢及竹北六家林氏，皆來自饒平縣客語區饒洋鎮，因此推測彼等原為客屬；如今不說客語，應該算潮州福佬客。

由於西螺街區居民組成格外複雜，局部圖面為黃色，代表兼有漳州福佬人、漳州福佬客、潮州福佬人、潮州福佬客。總計西螺、二崙鄉村地帶的福佬客皆來自詔安，但西螺街區除了詔安，還有南靖、饒平籍者亦不少。

西螺人雖然不說客語了，但「街肚(指西螺市街中心的福興里及中和里)」、「埤頭壩」、「七座厝」等幾個地名，仍有客語殘留成分。「肚」客語指裡面、中心，如美濃的龍肚。四縣客家話把河流稱為「河壩」，饒平客話說「溪壩」。桃竹苗客家地區裡有眾多的「壩」字地名，如苗栗頭份的「雞心壩」。福佬客地區也用之作為地名，如雲林斗六「溝壩」。客家話把房屋的單位稱為「座」，如桃園龍潭的「九座寮」，雲林西螺則有詔安、饒平客底的村落叫「七座厝」。西螺人把「湯圓」叫「惜圓湯 sio-51 t-33 t^he44」，跟閩南語「圓仔 t24 a51」不同，係保留詔安客語「惜(浙)圓 sia-55 bien53」說法，而以閩南語發音。

當然最著名的客語殘留成分還是西螺的七崁，代表七個聯庄組織。漢人之聯庄組織往往關涉於族群分類，因此會有客家人或福佬客的區域性跨村落社會組織，通常是聯庄廟。此種福佬客之聯庄廟可能會保留一些客語的專有名詞，例如以「崁」稱呼聯庄內的輪值次分區，廣見於宜蘭、彰化埔心、雲林西螺等地之福佬客，而「崁」原本是詔安客家話之用詞，指若干聚落聯合輪祀的組織。此外尚有使用閩粵客家祖籍的地名，如二崙有「永定厝」。

雖然，張廖家和李家在靠近二崙北部的村落都已不會詔安客語，但居住在竹圍仔的廖爽先生和油車的李作史先生表示，在家中有人過世或家祭的時候，他們都是請會使用詔安客語的師公，「因為這樣祖先才聽得懂，也不會背祖。」因此，在二崙有一呂家，即專門是用詔安客語做祭祀的師公，根據廖顯先生表示，二崙呂家也是詔安客，而且又是家傳的師公，所以若是詔安客的家族，都會找呂家的師公。李佳穎(2006)將這種法事的差異，稱為「做客」和「做福佬」。

5. 日治二次移民客家：圖面為紫色代表四縣話、紫色和棕色相間代表四縣和海陸混雜。分布於崙背鄉水尾村、二崙鄉北半部各村，包含集居的小聚落如港後村四番地、永定村田頭仔、大庄村田底、庄西村公館、大同村社尾。還有散戶的大同國小旁、油車派出所前、復興村八角亭等。由於日治時代，布嶼株式會社開發濁水溪南岸的河灘地，桃竹苗之北部客家人，才搬來此處，如龍

潭徐氏、關西李氏、頭份劉氏、古氏，南庄絲姓等。四縣話還是最普遍的，海陸話在四番地、田頭仔、公館也能使用。田底、公館、水尾有少數饒平話，水尾甚且有永定話。當地已故鄰長、苗栗南庄移民絲燕霖曾經表示，在家中還說海陸客語；不過遇到當地世居的詔安客家，感覺上語言相通度只有一半，所以雙方係以閩南語來交談。

四、結語及展望

本研究並未使用鄭錦全、蔡素娟等(2007)以「戶」為單位標「點」的工作方法，改以「年齡層」為單位，按百分比用不同顏色的「塊」表現在地圖上，使得此一共時平面的調查，呈現出歷時研究的立體性。調查數據顯示，靠近二崙街區的鄉村，客語消失速度比鄰近崙背街區周邊的鄉村快，我們可以推論，崙背街區比二崙街區說詔安話的風氣更甚。41-50 歲還算是緩降，到了 31-40 歲則是陡降，可說是客語能力的分水嶺。崙背街區以東的來惠、和以西之鹽園，它們有可能成為本區域最慢消失的詔安話聚落。至於詔安客跟周圍福佬話區的界線，大致能夠完整呈現。

大西螺地區可說是雲林縣居民來源和語言使用最複雜的所在，包含泉州福佬人、漳州福佬人、漳州客家人、漳州及潮州福佬客、日治二次移民客家人等。即使如此，本區域的漳泉祖籍和語言界線依然分明，且漳州福佬人、漳州客家人、漳州福佬客主要都來自詔安縣。二崙和崙背這二個街區之間，以鍾、廖、李為主要姓氏的詔安客家聚落，只是這個詔安移民優勢區大背景的一部份。西螺街區除了詔安，還有南靖、饒平籍者亦不少，這是本研究的一點粗略的發現。